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六至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舉人臣李克文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卓李催 郭汜袁紹子譚尚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

長子懼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弟昱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

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

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入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

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頽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

子為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

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

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

戰餘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

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
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
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
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

住扶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為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

為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
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踊躍
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
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

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
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
州効力邊陲卓再違
詔勅會為何進所召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

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

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

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漢記曰進

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
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
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畧載
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

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
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
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
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
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
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

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
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

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閹瞋逐螢火
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
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謡曰侯非侯王
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
率眾迎帝典畧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
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無
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
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
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
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
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
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
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
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
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
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昱共攻殺**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苗於朱爵闕下**

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

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

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

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

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

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

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

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

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
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
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
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
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劔
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

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

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請卓

白事不解劔立過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即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

中不復
收歛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

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
車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
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
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
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
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已
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

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柰何今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

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度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

畧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

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華嶠

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

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

有動者以我強兵蹶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

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

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

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

夾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峻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而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

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搨殺之而卓至西京為太師號

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

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卓

弟奐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

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曰時尚未笄

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

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

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

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卓曰鴻鵠固有意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

與高和解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英雄記曰郿去

長安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

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豫施帳幔飲

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

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

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

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

塞咎使人言溫與素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

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
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
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
而況於劉鄩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鄩以
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
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

刑更相被誣寃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

隸校尉劉鄩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
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
寃民多死悉椎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

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鑪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
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

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
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
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
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

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
言曰千里草何青

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
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
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
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吳
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所斫射卓母
年九十走至鳩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表氏門生故吏

改殯諸表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暝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繡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

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

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

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
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
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
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
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
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
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
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
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
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
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
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
時名士多為之言允
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

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畧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

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鎖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

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

筮人常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

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

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

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既

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

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

還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

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畧長安老少殺之悉

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記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

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

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

惟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氾為後將軍

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惟氾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
惟北地人

氾張掖人
一名多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

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

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

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惟等騰引兵至

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

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惟等放兵劫

畧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畧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

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邨閭儲儲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

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會
汜與傕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畧曰傕數設

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惟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
有以離間之會惟送饋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

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棧不二雄我固疑
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汜大醉汜疑惟藥之絞

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
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惟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畧

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

告惟者惟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
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

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
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惟復移乘

與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
時盛夏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

惟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
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

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
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
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為
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
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民在塗炭各不
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
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
所不解也於易一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
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
乃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臧否溫言
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
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

將楊密及左右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

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

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

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閤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二刀

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

劍持刀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

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

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

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

皆持刀也侍中李膺惟州里素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

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

僕射皇甫郛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郛先

詣汜汜受詔命詣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

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

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畧士衆足辦多

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
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
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
主外有董昊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
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
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
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
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
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惟不納酈言而呵
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
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
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
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
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
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
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惟聞之便勅遣酈

裁出營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
答催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為
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
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

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眾叛稍衰弱張濟自陝

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

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郭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萬歲郭

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

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天子復

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

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

殺公卿百官畧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

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暹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

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天子走

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

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

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况
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
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
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
絹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
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
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奉遲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

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遲為征

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

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畧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

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

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齋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諸將不能相率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揚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

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遲失奉勢

孤時欲走還并州為行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

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傜夷三族

典畧曰傜頭至有詔

高縣汜為其將伍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畧為

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

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

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

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

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

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

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

諧問 文開 紹有姿貌威容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

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

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

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

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

無其文况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

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

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畧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陸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

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

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

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從進不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

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十餘人急

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

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

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

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闔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

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

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賢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

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

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賢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

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
競爽之旨以觸哮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
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處城門校尉伍瓊議

郎何顯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
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
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
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
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
矣卓以為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以渤海

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

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

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會

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
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

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柰何
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
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
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
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
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懼
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

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
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
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

馥又不聽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

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
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
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
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閭
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

冀州印綬於
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沮音
殖

說紹曰將

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
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
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
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
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
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
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

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

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畧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

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表紹得冀州又辟馬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

亂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

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

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表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狗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

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讐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

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

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

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办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

殺之馥猶憂怖
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

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

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
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
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
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
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
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
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
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
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
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
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
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

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璘部
送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
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飛鏊撲地曰大丈夫當前
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璘
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璘每與虜
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
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
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璘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
故以號馬紹既破璘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
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
粟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
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
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
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
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心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
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

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干鞞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陞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志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

郭圖使馬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

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
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
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
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
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按曰
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
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
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

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
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

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

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

京并其衆

典畧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衰為黃盾宜順天意紹以苞

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

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夫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夫君子

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

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

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

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

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又以中子

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軍簡精卒十

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士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雀琰曰昨案貴州戶籍

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投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也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將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馬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

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

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

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者彊泰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
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
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
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
並作妖孽饗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
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闔遺
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
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
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
才爪牙可仕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
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克
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
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
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

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
於呂布彷徨東喬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狂擲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
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
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
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
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
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
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
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
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
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
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
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畧取金寶至今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
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
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穿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
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
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
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
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禦桀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裹夷
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倉阻河為固乃欲以
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
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
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
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
蓬覆滄海而沃燂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

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
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
勗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

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

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紹

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

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

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
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
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

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

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

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

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
又傳言檣動而鼓說曰檣

發石也於是
造發石車
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

暫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

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

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

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

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

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

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

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

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被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
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天資瓌傑
權畧多竒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
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閭官擅
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甲辭厚幣以招
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
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

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畧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

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

美而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而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

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審配逢紀

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

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

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

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
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
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
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
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

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
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
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
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
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

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

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膂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棄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讐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平郭禍結

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
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
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
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
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
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
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
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
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
亦善乎若留神遠曷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
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
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
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
表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
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
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曷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

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款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輒蒯瞶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達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狴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下

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
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
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
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恃綱紀之理
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
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
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
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
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
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
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
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
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
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
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
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

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因獸必鬪以干嚴
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
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
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
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
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
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
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
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
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
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
宜錫以環玦典畧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
圖亦以兵鋒累
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

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

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

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
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
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
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
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
家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
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

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

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項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

令北向日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暉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暉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

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

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
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表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
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軟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表
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
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
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
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
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

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

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

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

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畧曰尚為人勇

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顯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

未詳 太子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

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
奉養兄弟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
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
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
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
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
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

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
帝失道使天下叛亂

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
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
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
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
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
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
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
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
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
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
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
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
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耻而圖於此非所
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
命天也天不可讐况非君命乎
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
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

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

所殺表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以張勳橋蕤等為大

將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

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

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

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

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
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時沛相

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
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
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
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
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
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
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

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
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
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
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
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
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
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
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

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烱之符命遂僭號

典畧

曰術以表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

仲氏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

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

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

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而

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後

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灑山復為所拒憂

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

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夫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

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

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

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密漿又無密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

吃曰表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遂死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

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

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

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

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

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

故遜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

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

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

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畧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表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

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表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復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

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李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

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

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

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

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

漢書春秋

曰表答義曰內不夫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辭疾而退終表

之世張濟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荆州

屬官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

意救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

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

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

羨由是懷恨遂叛表馬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

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

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慕容母闔宋忠等撰

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表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

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

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
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
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
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
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將軍
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
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
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

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

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

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察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

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

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

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

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

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

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讐

隙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

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逼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

而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
去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
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
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
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
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
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
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

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琅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

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大和中卒巽在荊州日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高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焮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了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了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

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
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
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
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

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今日楚有江漢山川之險
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

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
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
厚德獲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
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
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
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
今聽所執表琮為諫
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
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

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
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
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
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
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也嵩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
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德高義陽人少好
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
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
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
到許事在前註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
綬

義侍中

義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

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
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
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
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頽修章表而不獲達御

是以邠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
皆是以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
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善之士翼戴
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
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大夫荊州
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
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
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
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
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
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
妻身形如生
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

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臣松之以為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

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

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恐又云不仁賊恐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豪芒之功纖介之善

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

終未足見其大惡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

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

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

廢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
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志卷六

魏志卷六考證

董卓取寶物注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監本訛

作涼川今改正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各本

俱誤作以言事見從今據後漢書改正

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注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
奪已愛○表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相攻擊連月注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冊府我有

下多討字

畧宮人入弘農注瑞字君榮扶風人○後漢書作字君

榮

至大陽止人家屋中注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後

漢書作舊故河師猶時有傾覆

袁紹由是勢傾天下注京子湯太尉○監本作京子陽

今據漢書改正

橫刀長揖而去注非萬乘之主○監本訛作萬機今改

正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監本訛作合四川之地今

改正

將作大匠吳修○後漢書作吳循

擊破備備奔紹注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
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監本獎就誤獎躡酷烈誤
酷裂今俱照陳琳本集改正

又注卑侮王宮○

臣浩

按後漢書作卑侮王僚此宮

字或官字之訛

紹衆號曰霹靂車注說曰檜發石也○太平御覽說曰

作說文曰

十月至黎陽注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監本訛作猶
存之願也今改正

又注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輒宋本作
趣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注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

足用乃至此○臣明稽按上正文云配兄子榮守東

門夜開門內太祖兵則此文字疑為子字之譌

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注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後漢書熙曰作康曰

袁術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傳云遣大將張勳攻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術奪日磔節拘留不遣注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

通鑑作條軍中十餘人

劉表備走奔夏口注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何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注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監本服誤復據何焯校本改

正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監本脫表字今添

魏志卷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

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

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

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

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

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

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

兩布不能拒催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

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讐欲以德之術惡其

反覆拒而不受止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

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

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床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揚合紹

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揚及部曲諸將皆受僱汜購募共圖

布布聞之謂揚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僱爵寵揚於是外許汜僱內實保護布汜惟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

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

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

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闕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

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

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鷹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
求為孤憤不可得也按本傳邀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
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遣備屯

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
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警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
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所
拒破流離進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
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
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
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
若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
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
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

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馬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閭閻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濁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

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林興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恣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

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

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脩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

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

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

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齋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

登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

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棲
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勲大破敗

九州春秋

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
書勲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
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
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
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勲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
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
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
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
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
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

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街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齋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救引還下邳霸

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

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

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水中

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

之若那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

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

來相聞邪汜指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

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

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

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

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

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

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

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

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巨信者

英雄
記曰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鈎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

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

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忠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太祖

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

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

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

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
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
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
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
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
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
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
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
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
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
皆厚

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呂布有功

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

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于古

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

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為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

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

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
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
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
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
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
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
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
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
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
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
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
拔郡隨登老弱緇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鄉
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
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
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
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歷匈奴中郎將中山

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昱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

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昱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昱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昱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洪

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

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

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
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
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
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
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
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

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
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塲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
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
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
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佗陳
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
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
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

表等數人皆非事實未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頃之諸軍莫適先

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

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

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

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并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

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

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九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

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
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閼相
思發於寐寤宰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
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
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
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
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
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

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詔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及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嘔血奉辭

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

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

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

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

於勲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

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

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
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
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
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
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
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
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
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

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
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
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脅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
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
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
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

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
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
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
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
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
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

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
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
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
使作薄粥衆分歆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
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
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
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
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

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

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

殺之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

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邀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讐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

無變通身死殄民功
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

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
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
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
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
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竒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強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何焯曰為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張邈勲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作告策

又注霸畏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畏布抄暴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措

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出戰
下術字疑衍

然後奠之注鎧甲鬪具皆精鍊齊整○監本鬪誤作闕
今改正

臧洪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後漢書作紹
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監本訛作劉動
今改正

魏志卷七考證